



华不注投稿邮箱：  
qlwbhzbz@163.com

【城市标签】

## 规 矩

□孙葆元

“规矩”这个词，在济南人的词典里，含义恐怕比其原词义还要宽泛。你这件事做得中规中矩，济南人称赞你“规矩”；你把活干得漂亮，济南人赞美你“规矩”；你仗义执言，痛斥歪风邪气，济南人表扬你“规矩”；你出手相助，把无赖之徒打个落荒而逃，济南人还褒奖你“规矩”。

老济南人谈谐，把过日子叫“混日子”。老辈的济南人久不相见，甫一见面，开口问讯，“在哪里混呢？”对方会告诉，在哪里哪里混。用今天的话说，是在哪里上班，或者干什么工作。又问，“混得怎样？”是问对方日子过得好不好？对方如果过得好，会说“混得还行”；如果过得一般，会说“马马虎虎”；如果过得不顺心，会说“瞎混呗”！含蓄得让你摸不着头脑。

济南人得意了不张扬，蹉跎了不叫苦，你见不到济南人狂欢，也见不到捶胸顿足，济南人把喜怒哀乐全藏在心里，不管出了多大的事，找个没人的地方宣泄一番，绝不在人前“掉价”。济南人发怒了，往往因为对方不讲规矩。如果碰到不讲规矩的事，济南人绝不容情，于是怒从心头起，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向，非与你说过个过来过去！济南街头有骂街的、有打架的，败下阵去的，都是不讲规矩的。没见过哪个做了龌龊的事，还骂得理直气壮。为什么？规矩管着他哪！

在济南这个市面上“混”，不讲“规矩”不行。规矩是济南人的“理”，这个“理”是约定俗成的，约定俗成的就是大家认同的，你想出格，能容你胡来吗？规矩是济南人的“礼”，人无礼节便无廉耻，世无礼仪便无秩序，济南府建城两千年，城垣兴废，传统光大，是靠着规矩立世的，没有这个规矩，人便野蛮，这个城市可能也立不起来。规矩是济南人的习俗，节令有程序，婚丧有典仪，往来有礼数，交友有准则，办事有尺度，大到社会活动，小到饮食起居，都有相应的规范，把这一切固定下来，就构成了济南的人文景观。规矩还是济南人的制度，是与非，美与丑，白与黑，道德的与忤逆的，高尚的与卑劣的，尊贵的与低贱的，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冲突着、交融着，形成社会的和谐文化。顺应了这个文化，济南人便说：规矩！背弃了这个文化，济南人会斥责曰：不规矩！

规矩的文化渊源，是圣人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有机融合体。齐鲁是孔孟之乡，《论语》说到底为圣人社会立的规矩。圣人言是准则，是社会道德的框架，一个社会的道德光有框架不行，还要有细则，细则就是诸般规矩。我们已经进入法治时代，新的历史时期的法律匡正了传统的规矩，无论从准则还是细则都更加科学化。济南人还在说“规矩”，但是这个“规矩”已经在昔日的口头禅上增加了全新的内容。

## 如果用一词形容济南 你会怎么说？

人的性格决定着城市的性格。如果用一词来形容济南或是济南人，你会选哪个？有什么样的原因抑或什么样的独特感受？欢迎写下来，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：1000字以内，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：qlwbhzbz@163.com

【身影】

## 先生是一首读不完的诗——追忆与塞风先生二三事

□韩庆祥



本文作者拍摄的书房中的诗人塞风。

那是1995年的春天，塞风先生乔迁甸柳新村之后，我和妻、儿登门祝贺。先生满意地介绍他的新居说：“市里给离休的老同志办实事，帮我解决了住房问题。”这位70多岁的老诗人原先借住在宽厚所街的岳父家，“文革”后政治上得到平反，又解决了住处，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他的书房光线充足，靠东墙是一面宽大的书橱，墙上悬挂着茅盾、贺敬之及臧克家的题词，苏金伞的贺诗，桌上摆着冯德英赠他的新作《山菊花》。阳光从大玻璃窗照进来，照在先生宽大的前额上，照在他身后的书橱上，把精心摆放的花瓶、鲁迅先生的石膏座像，映衬得格外典雅。我赶紧按动快门，用照片记录下先生幸福的时光。

先生精神矍铄，和我儿子聊起来，当时我儿子正上大学，先生就问有什么爱好，儿子说喜欢古典诗词，又问属相，儿子说属虎，老人顺口吟出“气吞万里如虎”，并写成条幅赠送。过后，先生写信说照片极佳，让我再冲洗几张，信里还夹带着现金，他用严肃地口气写着，“钱一定要收下，不然我会生气的”。

先生的居所，在宽厚所街时间最长，随后搬到南新街91号，又搬到这里，每次搬家，从来没有惊动我们这些学生，即便帮他冲洗几张照片还要付钱，我深为自己不曾帮助先生做点什么而愧疚。

每逢新出版，先生总要在扉页题签寄给我。1993年，先生与夫人的合著《根叶之恋》出版，给我题签“庆祥贤伉俪指正 李枫根红”，并加盖二人印章，体现出越是有成就的人越是谦虚。这是本精美而又淡雅的64开本袖珍版诗集，有100多页，洁白的封面和封底都点缀着一朵通红的枫叶，象征着既是诗侣又是伴侣的两位作者的爱情。先生从夫妇二人的名字李根红、李枫之中巧取“根”与“叶”二字作为书名，不仅字面“形”似，而且内容“神”似。先生发配黄泛区五年里，与妻子音讯全无，痛苦地写出“假如你的心是一座牢笼，我甘愿变成一个囚徒”，先生还写道：“裹泥的根是叶的命脉/风中的叶是根的言语”，“谁也离不开谁/共同属于深厚的大地”。半个世纪的风霜考验，诗人夫妇的爱情称得上是永不凋谢的花朵……

和先生交往多年，了解了他不平凡的经历：1921年3月，他出生于黄河边上的河南灵宝沙坡村，小学五年级放秋假，去给地主家摘棉花，手上被棉壳扎得净是伤口，一天摘的十斤棉只换得十个小铜钱。他夜间在小油灯下写出：“摘棉童，摘棉童，为谁辛，为谁苦？日摘棉，三五篮，冬冬不见衣里棉。”经老师修改，寄往夏丏尊主编的《少年文艺》发表了，这篇11岁的处女作引他走上诗歌之路。1940年秋投奔延安，1945年出版诗集《天外，还有天》，他曾在重庆红岩村见到周总理，1946年进入胶东担任战地报编辑，他的老友们多是文化界高级知识分子。

但是，从上世纪50年代胡风事件起，这位献身革命的诗人却屡遭厄运，用他的话说“二十五年没握过别人的手……”风刀霜剑摧残着他的年华，却没有摧毁他对生活的向往。他平静地跟我聊着往事，我的泪水已经流满脸颊。李老介绍说，他是在解放济南的硝烟中一身戎装进城的，在师范学校演讲时收获了爱情。在

入室伤害案，金老太受了惊吓，说不出话来了，送到中心医院在ICU抢救。金老太的儿子正从法国飞往济南的途中。令众人诧异的是，作案者竟是一年过八旬的老先生，据说曾是劳模，国家领导接见过。

“这老头想干吗？肯定有故事。”苏敏想。“人命关天，容不得半点疏忽，公寓的王院长已急得血压飙升。”仲主任说。

老先生的女儿住在历山名士小区，结果不在家，她们无功而返。正当一筹莫展时，医院传来好消息，金老太能开口说话了，她要见老先生。仲主任与民警陪着老先生去了医院，苏敏开车。

两人见面，金老太几分羞涩，目光柔软，或许过于激动，老先生喉咙呼隆隆得说不出话来。病床前，她牢牢攥住他的手，低声嗫嚅道：“他是好人——好人！他救过我的命。”顷刻，她的眼里满是泪水：“你送我的荷花，好看——和过去一样！”这一幕，令在场的人摸不着头脑。

通过老先生的口，事情真相大白。

老先生与金老太从小是青梅竹马的同班同学，两家人同住 in 曲水亭街上。金家都是知识分子，老先生是工人家庭，金家父母阻止女儿与他来往，他们就私下约会。本想成就一段姻缘的他们，却在1970年时突逢变故。在那个混乱的年代，金家也没能幸免，父母被打成右派，关进街口的馒头房里没白没黑地批斗。此时，所有人都远离她，骂她“小特务”，她积郁成疾，昏迷不醒。老先生卖掉自己养的鸽子给她抓药治病。每天去看她，都会带上一捧沾着露水的荷花，那是他亲手栽种

他艰难的岁月里，美丽而坚强的师母用一双柔弱的肩膀挑起所有的坎坷，说话间，师母偶尔进出倒水，微笑不语，这对文学上的搭档又是人生路上的患难伴侣，相濡以沫，让人唏嘘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加在先生身上的所有冤假错案得到平反，几十年不能歌唱的老诗人，其诗歌创作像壶口瀑布一样奔腾呼啸，接连出版了多部诗集，写出了传遍诗坛的名句：“黄河，长江/是我两行混浊的眼泪……”1995年，济南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隆重召开塞风诗歌研讨会，1997年由贺敬之题写书名的《塞风诗精选》出版，这是先生晚年两大乐事。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给予先生高度评价，山东著名诗人桑恒昌的诗句最有特色：“无论怎么看/塞风你都是从鬼门、神门、人门闯过来的一道激流/你曾经以根盟誓——去大海吞尽那些苦涩。”

1995年，在省城一家杂志社做编辑的朋友说，他们要搞诗歌征文活动，希望先生担任评委，他知道我是塞风先生的学生，便托我出面请先生出山。先生爽快地答应下来，由我陪同参加了编委们的见面会，先生谈笑自若，感谢编委们致力于诗歌的普及，给年轻诗人的成长创造条件。我想，他不提自己的事，也不要报酬，他的胸怀是何等的宽阔啊！

塞风先生2004年6月19日仙逝，12年来，每当看到当年的合影和先生写给我的一封封热情的信件，重温他的诗作，先生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。先生的人生是一首读不完的诗，他不仅指导我写作，更重要的是教给我如何做人。我想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传世之言，作为对塞风先生的纪念——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。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”

2015年，张贻贝老师在纪念塞风先生的文章里(见《齐鲁晚报》2015年3月26日)，倡议在济南的黄河公园为塞风先生立一尊塑像，殷切盼望先生塑像早日落成。

的……她发誓要不顾一切和他在一起。

然而，历史风云变幻，谁也无法掌控。金家平反后，举家迁至北京。再后来，金老太毕业后读研读博，成为知名的文学翻译家，结婚生子。儿子长大后，又去了法国。两年后，她脑干大出血，保住了命，却落下后遗症。叶落归根，她回到北京，由侄女精心照顾。

去年，金老太的侄女查出乳腺癌晚期，回济南保守治疗。金老太也跟着回来了，故地重游，在大明湖畔看到荷叶田田，勾起痛彻心扉的往事。就这样，她成为泉馨老年公寓第一批入住者，从入住那天起，她就通过昔日校友寻找老先生。

老先生听说她回济南，整夜整夜睡不着。这么多年，种荷养荷的习惯她一直未变，每年大明湖荷花节荷花盆景评比，他都是第一名。带上自己养的荷花，他一路打听，摸到公寓，担心不让进，他就从窗户爬了进去，还被把手擦破了皮……

入室伤害案，原来是一场“重逢”啊。

案子破了，仲主任与民警们终于松了口气。金老太的儿子获知实情后，表示一定要登门重谢老先生，今后当做亲人走动。

苏敏沉浸在老先生的讲述中，不能自拔，“这次采访收获太大了，他们的故事太有价值了……”给主任汇报完选题，她迫不及待地告诉母亲。

微信上的信息闪成一片，母亲却久久没有回复。苏敏立刻拨过去，母亲笑着说：“金老太与我是校友，牵线的人就是人啊……”